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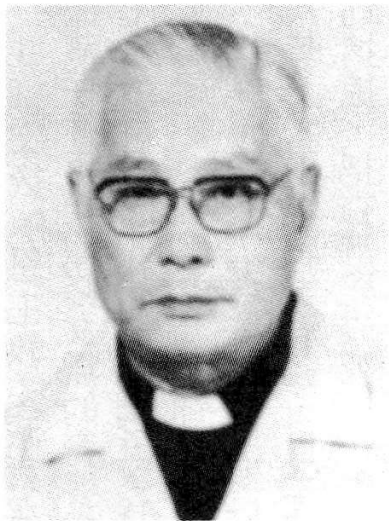
# 我的前半生——爲晉鐸六十週年而作

黃勇牧

（編者按：黃勇牧神父以八十五高齡，退而不休，不斷為中國教會的復興而努力，其半生經歷，實為一部活生生的中國華南教會近代史縮影，亦是為教會的光榮見證。今值黃神父晉鐸鑽慶，特轉載黃神父的簡要自傳，與讀者一同回顧這六十年的華南教會史。）

「我應該要怎樣報謝上主，謝祂賜給我的一切恩佑？我要舉起救恩的爵杯，我要呼籲上主的名號，以擺脫一切的仇敵。」（詠 116）

我是一九四零年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瞻禮日在香港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受祝聖的，同時受祝聖為神父的還有本教區的林甦神父、周導民神父、余遠之神父，還有慈幼會五位神父——可惜後八名神父都已先後恩召投奔主懷了。



升神父後，恩主教委派我在小修院教書，並兼任薄扶林嘉諾撒修女辦的育嬰堂舉行彌撒，夠忙的了，但可慰的我的學生李宏基以後竟榮陞了主教，麥耀初、劉蘊遜升了神父。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聖母無原罪瞻禮日早上八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者攻陷香港，焚劫搶掠，把香港變成死市，香港糧食缺乏，居民紛紛逃往大陸，修院解散，修生遣散回家，恩主教對我說：「別在這裏餓死，教區尚有三個縣在大陸，（寶安、惠陽、海豐），回去大陸吧！大可作為呢！」

當時在內地教區轄有兩個總鐸區，一個在惠州，主其事的為馬俊賢神父、黃耀賜神父住在一條龍，陳伯良神父在淡塘，堂口十多個如平海、鵝埠、平山、淡水、澳頭、橫力等。周導民神父則駐三多祝；第二個總鐸區在海豐牛皮地，主其事的為白英奇神父，一九四九年白神父在港被祝聖為主教後返海豐主持教務，一九五一年被遣返香港，當時在職神父，國籍的有陳伯良、余遠之、周導民、林甦和

我，外籍的有元神父、雷神父、班神父，教友約一萬人，堂口半百以上，恩主教原本派我去惠陽，我說我要去海豐，恩主教聽了頗覺奇怪，聳聳肩，我說海豐牛皮地接近我家鄉葵潭，在困難時易於接濟，主教默然，因此我就去牛皮地，一去十多年，直到一九五五年被捕。

到了牛皮地，這是曾被日軍佔領慘遭日軍蹂躪的地方，百廢待舉。新官三把火，我的第一要務就是把青年男女和幼童組織起來，學習要理，適齡青少年百餘人，晚餐後鳴鐘入聖堂，念晚課和玫瑰經，然後上要理課，我備二支煤氣大光燈，點名，宣佈守則，牛皮地教友約五百人，其中男女兒童百人有餘，先誦讀，後講解，最後唱聖歌，學要理時氣氛熱鬧，成年人特別老年婦女也來聽講了。經此一役，經一年多時間的學習許多小朋友得以告解和初領聖體了，因此大大鞏固教友的信德和虔誠愛主的心，牛皮地因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九四九年國慶節前，海豐和陸豐解放，牛

皮地聖堂接土地改革辦公室命令，要求教會停止一切宗教活動協助土改，並限制神父出外傳教，不久又將意籍神職人員驅逐出境，先是即一九五一年復活節前白英奇主教叫我代他寫封信給海豐公安局說自己患有小疝氣要求回港醫治，發信後不到三日公安來信叫他到縣里公安局去，到局後見海豐局內雷志遠神父和班嘉理神父都在那裏，公安宣佈他們被扣押審查，扣在復興旅館內達一年之久，以後先後驅逐出境，從此以後，海豐教會只有我一人了，因林神父被扣押在家監管制勞動。余神父五零年已回港治病，周神父則調去三多竹。一九五五年國內又掀起肅清反革命政治運動，我以暗藏在宗教內的反革命份子罪名被捕，判了終身監禁，押赴東北淩源第一監改造。一九八零年特赦回港，凡二十六年。獄中的細節這裏就不說了，經上早有預言，為基督作証所應付出的代價吧！毛澤東早就告誡國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要人不可亂說亂動，誰敢亂說亂動就要受無產階級專政的制裁，可惜當時不明白罷了。

二十六年，九千五百天時間，怎麼過？共產黨很聰明，它並不讓你閒著浪費時日，可貴的光陰為要把鬼變成成人，它把改造的時間安排得非常緊密，有時，讓你透不過氣來，一是思想改造，聽報告、討論、檢查、訂計劃；二是勞動改造搞生產，學技術，為國家創造財富，彌補國家因人犯法給國家所造成的損失；三是給你休息時間以備再戰，月給你假定工資一元伍角零用錢，可以買郵票寄信買筆紙，過年過節可買點糖果……有的犯人覺得勞改很舒服，刑滿不願走，因出獄找不到工作，留隊就業，月薪高達三十元六角，即我們所說的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因為勞改不讓人無事閒著，胡思亂想，所以時間過得很快，我生性沉靜寡言，空閒的時間念彌撒經、玫瑰經，這些經文我都曾白口念，我在廣州第一監獄時見過丹竹區的一位劉德真神父，在淩源勞改時遇見一位綿州的韓神父，前者死在監內，後者則因肺病也死在獄裏。

文革期間，我們沒受到衝擊，但監管衛很嚴，

那時紅衛兵把毛澤東變成了神，每天五六次要到毛主席像前致敬高喊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然後行禮鞠躬，幹部則舉行「三忠於」，一忠於毛主席，二忠於中國共產黨，三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要跳「三忠於」舞。但奉行不久就取消了。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四人班篡黨奪權為時不久，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以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撥亂反正，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學校恢復了，上山下鄉的學生回來了，幹部子弟為了上學惡補英文，給我一個立功的機會，為幹部子女補習英文，醫生恢復用拉丁文葯名處方，需要我教拉丁文，當時我在犯人中成爲天之驕子，屢獲獎狀，又減刑，先由無期減爲八年，更於八零年二月五日宣佈我特赦出監了。

釋放後申請返港問題更難解決，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天主那裏沒有不可能的事，我在港的老父那時住在石硤尾徙置區，天天早上參與彌撒，大聲祈求天主說：「天主呀！我的兒子什麼時候回

來呀？」我懷著這信念走去見人事科李科長，他說釋放犯返香港並無先例，不妨試試看，我借此空檔去上海過年，那時我的大哥英邦才去世。路過北京，遊北京頤和園、紫禁城、天壇等名勝，又去承德避暑山莊，到宜興遊太湖，宜興以瓷器出名，太湖則以蟹出名，在上海安排了兄嫂、侄女骨灰回故鄉安葬，回程遊瀋陽、大連，這些地方一生恐難再來了。

回了凌源我又找李科長，他叫我同他去瀋陽公安局見局長解決更有利，我們五月節前到瀋陽，科長正在打籃球無暇接待我們，我們交上申請書，偕同我去瀋陽的李科長向局長說：「快辦呀！」局長說：「放心吧！」李說：「下個禮拜成不成？」局長說：「好啦，好啦。」果真五月初一個風雨之夜，來電把我喚醒，叫我帶五元人民幣批准費，我領到一紙往港單程證明書，準備行裝返港。

我獲准返港的消息傳出後，頓時激起了一不大不小震動，劉書記叫我到財務科去領取路費壹佰元，另加伍拾元零用錢，旁邊的一位陳隊長叫我返

港，說話要小心，該說的才說，對國家不利的不要說。劉書記用監獄首長用的專車送我到車站，一夜時間到了北京，北京天氣很熱，我只用二元人民幣買個床位。北京教堂剛開放，遊了南堂和天安門廣場，然後乘機到廣州，機票只需九十一元，二小時到了廣州天河機場。主日我去石室堂參與彌撒，三十年來第一次辦了告解和領聖事，淚如泉湧，深深地感謝天主給我再生之恩，我打電話告知家人，我已平安到達廣州，兩個在汕頭的妹妹專程來接我。八月一日我坐火車回到九龍，會見了一別三十年的老父，父親握著我的手，只喃喃說「回來了，好呀！感謝天主！」因老父年已九十加二了。

我現年已八十五，早已向主教申請退休，但因有一種使命感，驅使我退而不休。另一原因是我出生潮汕，又曾在海豐傳教十年，這兩地教會情況常縈牽我心，驅之不去，九零年以後兩地教會借改革開放的東風，聖堂有的重建或修葺，教友必須再培育，聖召缺乏等問題，揮之不去，重建聖堂需要

資金，培育需要人力，這兩方面內地和海外人士已做了很多工作，但還不夠，我願借此機會感謝海內外對汕頭教區作出貢獻的人士，求天主百倍賞報給你們，賜你們神形安泰，工作順利，日進於德。對我個人來說，大家在唸玫瑰經時，記得為我唸以下的一句便是：「今祈天主及我等死後，亞孟。」 □